

精忠說岳

繡像仿宋本



精忠岳傳目錄

卷上

第一回	天遣赤鬚龍下界	佛謫金翅鳥降凡	一
第二回	泛洪濤虬王報怨	撫孤寡員外施恩	四
第三回	岳院君閉門課子	周先生設帳授徒	八
第四回	麒麟村小英雄結義	歷泉洞老蛇怪獻鎗	一一
第五回	岳飛巧試九枝箭	李春慨締百年姻	一六
第六回	歷泉山岳飛廬墓	亂草崗牛皋剪徑	二〇
第七回	夢飛虎徐仁薦賢	索賄賂洪先革職	二四
第八回	岳飛完姻歸故土	洪先糾盜劫行裝	二七
第九回	元帥府岳鵬舉談兵	招商店寨留守賜宴	三七
第十回	大相國寺閉聽評話	小校場中私搶狀元	三七
第十一回	周三畏遺訓贈寶劍	宗留守立誓取真才	四二
第十二回	奪狀元鎗挑小梁王	反武場放走岳鵬舉	四七
第十三回	昭豐鎮王貴染病	牟駝崗宗澤踰營	五一
第十四回	岳飛破賊酬知己	施全剪徑遇良朋	五一
第十五回	金兀朮興兵入寇	陸子敬設計禦敵	六〇
第十六回	下假書哈迷蛋割鼻	破霧安陸節度盡忠	六四
第十七回	梁夫人礮炸失兩狼	張叔夜假降保河間	六九
第十八回	金兀朮冰凍渡黃河	張邦昌奸謀傾社稷	七二

卷下

第十九回	李侍郎拚命罵番王	崔總兵進衣傳血詔	七七
第二十回	金營神鳥引眞主	夾江泥馬渡康王	八〇
第二十一回	宋高宗金陵卽帝位	岳鵬舉劃地絕交情	八三
第二十二回	結義盟王佐假名	刺精忠岳母訓子	八八
第二十三回	胡先奉令探功績	岳飛設計敗金兵	九二
第二十四回	釋番將劉豫降金	獻玉璽邦昌拜相	九五
第二十五回	王橫斷橋霸渡口	邦昌假詔害忠良	一〇〇
第二十六回	劉豫恃寵張珠蓋	曹榮降賊獻黃河	一〇五
第二十七回	岳飛大戰愛華山	阮良水底擒兀朮	一〇八
第二十八回	岳元帥調兵剿寇	牛統制巡湖被擒	一一二
第二十九回	岳元帥單身探賊	耿明達兄弟投誠	一一五
第三十回	破兵船岳飛設計	龔洞庭楊虎歸降	一二九
第三十一回	穿梭標明收虎將	苦肉計暗取康郎	一二四
第三十二回	牛鼻酒醉破番兵	金節夢虎諧婚匹	一三〇
第三十三回	劉魯王縱子行兇	孟邦傑逃災遇友	一三四
第三十四回	掘陷坑吉青被獲	認兄弟張用獻關	一四〇
第三十五回	九宮山解糧遇盜	樊家莊爭鹿招親	一四五
第三十六回	何元慶兩番被獲	金兀朮五路進兵	一五一
第三十七回	五通神顯靈航大海	宋康王被困牛頭山	一
第三十八回	解軍糧英雄歸宋室	下戰書福將進金營	六

第三十九回	祭帥旗奸臣代畜
第四十回	殺番兵岳雲保家屬
第四十一回	鞏家莊岳雲聘婦
第四十二回	打碎免戰牌岳公子犯令
第四十三回	送客將軍雙結義
第四十四回	梁夫人擊鼓戰金山
第四十五回	掘通老鸛河兀九逃生
第四十六回	兀九施恩養秦檜
第四十七回	擒叛臣虎將勤王
第四十八回	楊景夢授殺手鐮
第四十九回	楊欽暗獻地理圖
第五十回	打酒樓福將遇神仙
第五十一回	伍尚志計擺火牛陣
第五十二回	嚴成方較鎚結義
第五十三回	岳元帥大破五方陣
第五十四回	貶九成秦檜弄權
第五十五回	陸殿下單身戰五將
第五十六回	述往事王佐獻圖
第五十七回	演釣連大破連環馬
第五十八回	再放報仇箭威方殞命
第五十九回	召回兵矯詔發金牌
第六十回	勘冤獄周三畏掛冠

挑華車勇士遭殃	一一
贈赤兔關鈴結義兄	一一
牛頭山張憲救主	一八
挑死大王子韓彥直衝營	二二
贈囊和尚泄天機	二六
金兀九敗走黃天蕩	三〇
遷都臨安郡岳飛歸里	三四
苗傅銜怨殺王淵	三七
召良帥賢后賜旗	四〇
王佐計設金蘭宴	四六
世忠計破藏金窟	五〇
探山形元戎遭厄難	五八
鮑方祖贈寶破妖人	六〇
戚統制暗箭報仇	六四
楊再興誤走小商河	六九
送欽差湯懷自刎	七二
王統制斷臂假降金	七七
明邪正曹寧弑父	八〇
射箭書潛避鐵浮陀	八四
大破金龍陣關鈴逞能	八九
詳惡夢禪師贈偈語	九四
探囹圄張總兵死義	九八

第六十一回	東窗下夫妻設計	風波亭父子歸神	一〇六
第六十二回	韓家莊岳雷逢義友	七寶鎮牛通鬧酒坊	一一一
第六十三回	興風浪忠魂顯聖	投古井烈女殉身	一一六
第六十四回	諸葛夢裏授兵書	歐陽獄中施巧計	一二一
第六十五回	小弟兄偷祭岳王坟	呂巡檢焚賊廟烏鎮	一二六
第六十六回	牛公子直言觸父	柴娘娘恩義待仇	一三〇
第六十七回	趙王府恭漢關新房	問月庵兄弟雙配匹	一三六
第六十八回	綁牛通智取盡南關	却岳靈途遇衆好漢	一四二
第六十九回	打擂臺二祭岳王坟	憤冤情哭訴潮神廟	一四六
第七十回	隱靈寺進香瘋僧遊戲	衆安橋行刺義士捐軀	一五一
第七十一回	苗王洞岳霖入贅	東南山何立見佛	一五五
第七十二回	黑蠻龍三祭岳王坟	秦丞相嚼舌歸陰府	一六〇
第七十三回	胡夢蝶醉後吟詩遊地獄	金兀朮三曹對案再興兵	一六二
第七十四回	赦罪封功御祭岳王坟	勘奸定罪正法棲霞嶺	一六七
第七十五回	萬人口張俊應誓	殺奸屬王彪報仇	一七一
第七十六回	普風師寶珠打宋將	諸葛錦火箭破駝龍	一七七
第七十七回	山獅駝兵阻界山	楊繼周力敵番將	一八二
第七十八回	黑風珠四將喪命	白龍帶伍連被擒	一八七
第七十九回	施岑收服烏靈母	牛鼻氣死金兀朮	一九四
第八十回	表精忠墓頂加封	證因果大鵬歸位	二〇一

精忠岳傳卷下

第三十七回 五通神顯靈航大海 宋康王被困牛頭山

廟食人間千百春，威靈赫弈四方聞。從他着輪明無鬼，須信空中自有神。

却說康王見兀朮將次趕上，真個插翅難逃。只待束手就擒，正在驚慌之際，忽見一隻海船使來，衆大臣叫道：「船土，快快來救駕！」那海船上人聽見，就轉蓬駛近來，攏了岸，把鐵錨來拋住了。君臣們卽下馬來，把馬棄了，忙忙的下船。那船上人看見番兵將近，卽忙起錨，使篙纜撐離得海岸。兀朮剛剛趕到大叫：「船家快快把船攏來，重重賞你！」那船上憑他叫喊，那裏肯攏來掛起風帆，一直駛去。兀朮道：「某家如今往何處去？」好軍師道：「量他們不過逃到河南去投岳飛。我們不如也往那一路追去。」兀朮道：「既然如此，待某家先行，你在後催趲糧草速來。」軍師領命辭了兀朮自去。那兀朮帶了人馬，沿着海塘一路追將下來，忽見三個漁人在那裏釣魚。兀朮問道：「三位百姓，某家問你可曾見一隻船渡着七八人過去麼？」三人道：「有的，有的，老少共有七八個，方纔過去的。」兀朮道：「就煩你們引我們的兵馬追去，若拿住了，重重的賞你。」那三個暗想：「待我們哄他沿邊而走，等潮汛來時淹死這班奴才便道。」既如此，可隨着我們來就引了大兵一路追去。不一時，但見雪白潮頭湧高數丈，波濤滾滾，猶如萬馬奔騰，有詩爲證：「怒氣雄聲出海門，舟人云是子胥魂。天排雪浪晴雷吼，地擁銀山萬馬奔。」上映月輪分晦朔，下臨宇宙定朝昏。吳征越伐今何在，一曲漁歌過晚村。原來錢塘江中的潮汛，非同小可。霎時間，巨浪滔天，猶如山崩地裂，一聲響，嚇得兀朮魂飛魄散，大叫一聲，連忙拍馬走到高處。那江潮擁來，將兀朮的前隊幾萬人馬連那釣魚的三人多被潮水湧去，盡葬江角之腹。聞得那三人却是朱縣主自拚一死，扮作漁翁，哄騙兀朮的。後來高宗南渡，封爲松木場土地，朱金祝三位相公。至今古跡猶存。那時兀朮大怒，道：「倒中了這漁翁的奸計，傷了我許多人馬，只見軍師在後面趕來道：『嚇死臣也。』雖然淹死了人馬，幸得狼主無事。我們一直追至湖廣，必要捉了康王方消此恨。」於是兀朮大兵一路追來，再說高宗幸得海船救了危急，路金叫船家端正午飯。君臣尚未吃完，前邊航了一隻大船來，將船頭一撞，跳過幾個強人來，就要動手。衆大臣道：「休得驚了聖駕，強人道：『什麼聖駕？』太師道：『這是宋朝天子。』衆人道：『好吓，俺家大王正要拿個宋朝天子。』這幾個強盜奪進艙來，將高

宗並衆臣一齊捉下船去。解至蛇山上了岸。報進寨去。那大王問道：「拿的甚麼人？」嘍囉稟道：「是宋朝皇帝。那大王聽說，是宋朝皇帝，便大怒道：『綁去砍了。』」李綱叫道：「且慢着。大海之中，怕我們飛了去不成。但是話也須要說個明白。和你有何仇恨，使我們死了，也做個明白之鬼。」大王道：「既要明白，叫頭目領他們到兩廊下去看了來受死。」頭目得令，遂引了李太師一行人來到兩廊下。但見滿壁俱是圖畫。李綱道：「這是什麼故事？」頭目道：「這是梁山泊宋大王的出身。我家大王就是北京有名的浪子燕青。只因宋大王一生忠義，被奸臣害死。故有此大冤。李綱又逐一去看，看到蔡兒佳，便道：『原來如此，便放聲大哭起來。』哭一聲，宋江罵一聲。燕青哭一聲，宋江好一個忠義之士。罵一聲燕青，你這背主忘恩的賊，不能將蔡京童貫一般奸臣殺了報仇，反是偷生在此快活。燕青聽見，心下想道：『這老賊，罵得有理。』叫頭目送他們到海中，由他們罷。」頭目答應一聲，將他們君臣八人，推下海船。各自上山去了。高宗與衆臣面面相覷，這茫茫大水，無路可通。俱各大哭道：「這賊人將我們送在此處，豈不餓死？」正哭之間，忽見一隻大船，迎着風浪駛來。衆大臣齊叫救命。只見五個大漢，把船攏上來。問道：「你們要往何處去？」衆人道：「要往湖廣去尋岳元帥的。」那五個大漢道：「我們就送你去。可進艙坐定，桌上有點心。你們大家吃些。」君臣進艙，正在肚飢時候，就將點心來吃。高宗道：「天下也有這樣好人。寡人若有回朝之日，必封他大大的官職。」說未了，船家道：「已到湖廣了。」上岸去罷。衆人道：「那有這樣快，休要哄我。」那五個人道：「你上去看。」這不是界牌麼？李綱等保了高宗上岸觀看。果然是黃州界牌關。衆臣大喜，正要作謝船家，回轉頭來，那裏有什麼船？但見雲霧裏五位官人冉冉而去。衆臣道：「聖天子百靈護助，不知那裏的尊神來救了我君臣性命。」高宗道：「衆卿記着，待寡人回朝之日，就各處立廟，永享人間血食。」便了。後來高宗遷往臨安，建都，即封爲五顯靈官。在於普濟橋敕建廟宇。至今香火不絕。這是後話。不表。且說君臣八人進了界牌關，行了半日，來到一座村莊中央，一個人家門首。因他造得比別家高大。李綱抬頭一看，叫聲：「主公不好了。」這是張邦昌的家裏。快些走罷。沙丙田思扶了高宗急往前行，却被他門上人看見了，忙忙進去報知太師。門首有七八個人過去聽見，他說話好似宋朝天子。往東首去了。特來稟知。邦昌聽了，忙叫備馬，出了門一路追來。看見前面正是高宗君臣，大叫：「主公慢行。」微臣特來保駕。連忙趕上來下馬跪着道：「主公龍駕，豈可冒險前行？倘有意外，那時怎麼處？」且請聖駕暫駐。臣家待臣去召岳元帥前來保駕。方無失誤。」高宗對衆臣道：「且到張愛卿家，再作計議。」邦昌就請高宗上了馬。自己同着衆臣隨後跟着回家。進了大廳上，高宗坐定，便問卿家可知岳飛今在何處？邦昌道：「現在駐兵澶州。待臣星夜前去招來。」高宗大喜。邦昌分付家人。

安排酒席款待。天晚時，送在書房一處安歇。私下叫家人前後把守，辭了高宗，只說去召岳飛。却飛星的到粘罕營中報知，叫他來捉拿康王去了。却說邦昌的原配蔣氏夫人，修行好善，念佛看經，所以家事俱是徐氏二夫人掌管。那晚有個丫環，聽張邦昌在二夫人房內商量拘留天子，太師去報金邦大太子來捉之事，細細說知。蔣夫人吃了一驚，暗想：「君臣大義，豈不滅絕天倫？挨至二更時分，悄悄來到書房，輕輕扣門，叫聲：『快些起來逃命。』」君臣聽見，連忙開門，問是何人。夫人道：「妾乃罪臣之妻蔣氏，我夫奸計，款留聖駕在此，已去報粘罕來拿你們了。高宗慌道：『望王嫂救救孤家。』」當重報夫人道：「可隨罪婦前來。」君臣八人只得跟了蔣氏來到後邊蔣氏道：「前後門都有人看守，一帶俱是高牆，難以出去。只有此間花園牆稍低，外面俱是菜園，主公可從牆上爬出去。」罷，君臣八人只得扳枝附樹，爬出牆來，慌不擇路，一跌一踉上路上逃走。蔣氏評論，卸過在腰間解下鸞帶，在一棵大樹上吊死了。再說張邦昌來到番營，報知粘罕。粘罕隨即領兵三千，連夜趕至張邦昌家裏，進到大廳，坐定道：「快把南蠻皇帝拿來。」邦昌帶了一衆家人，走進書房，只見書房門大開，不見了君臣八人。這一驚不小，慌忙尋覓，一直尋到後花園，但見牆頭爬倒，叫聲：「不好了！回轉頭來，只見蔣夫人懸掛在一棵樹上，邦昌咬牙恨道：『原來這廢賤壞了我的事。』」即拔佩刀，將蔣氏夫人之頭割下，出廳裏道：「臣妻將康王放走，特斬頭來請罪。」粘罕道：「既如此，他們還不去遠，你可在前引路去追趕。但你既然歸順我國，在此無益，不如隨著某家回本國去罷。」命小番將張邦昌家抄了，把房子燒毀了。邦昌心下好生懊悔，只得由他抄了，將房子放起一把火來。連徐氏一並燒化在內，跟了粘罕前去。再說高宗君臣八人走了半夜，剛剛走上大路，恰遇着王鏐帶領從人騎馬來望張邦昌，要商議歸金之事。恰好遇着高宗君臣，王鏐大喜，慌忙下馬，假做失驚跪奏道：「主公爲何如此？」李綱將失了金陵之事說了一遍。王鏐道：「既如此，臣家就在前面，且請陛下到臣家中，用些酒飯。」待臣送陛下到澶州去會岳飛，便了。高宗允奏，隨同衆臣跟了王鏐一齊到王鏐家中，進得裏頭，王鏐喝叫衆家將將高宗君臣八人一齊綁了，拘禁在後園中。自己飛身上馬，一路來迎粘罕報信，不表。先說王鏐的大兒子王孝，如在書房讀書，聽得書童說父親將高宗君臣綁在後園，要獻與金邦，忙至後園喝散家人，放了君臣，一同出了後園門，寫路逃走，行不多路，王孝如心中暗想：「我不能爲國報仇，爲不忠不義父命，放走高宗，爲不孝不忠不孝，何以立於人世？」大叫一聲：「陛下！罪臣之子不能遠送了，說罷，望山間中一躍投水而死。」君臣歎息了一番，急急往前逃奔。再說那王鏐一路迎着張邦昌引見了粘罕，報知高宗已被臣綁縛在後園，專候狼主來拿。粘罕大喜，還同了王鏐來至家中，坐定，王鏐家人稟說：「公子放了高宗。」

宗一同逃走了。王鏐驚得呆了，只得奏稟。子放走康王，一同逃去了。粘罕大怒，分付把都兒們將王鏐家抄了，房屋燒燬了。命王鏐與張邦昌兩個同作嚮導，一路去趕康王。王鏐暗恨，早知粘罕如此狠毒，何苦做此奸臣？却說王孝如身邊有一家將名喚王德壽，聽見小主放走康王，一同逃走，便追將上去，思想跟隨王孝如。那王鏐在路望見了，便稟上狼主道：「前邊這個是我家人王德壽，他執識路途，叫他做嚮導去拿康王，必然穩當。」粘罕道：「既如此，喚他來。」王鏐叫轉王德壽來，見了粘罕。粘罕叫他騎匹好馬，充作嚮導。德壽道：「小人不曾騎馬的，粘罕道：『就是步行罷。』」王德壽暗道：「公子拚命放走康王，我怎麼反引他去追趕？不如領他們爬山過嶺，耽擱工夫，好讓他們逃走，定了主意，竟往高山上亂走。」那粘罕在山下扎住營盤，命衆番兵跟了王德壽爬山，爬到半山之中，擡頭觀看，上邊果有七八個人在上爬山。王德壽叫聲「我死也」，怎麼處就把身子一滾，跌下山來，跌成肉醬。那些番兵看見上邊果然有人，就拚命爬上去。那君臣八人回頭望下觀看，見山下無數番兵爬上來，高宗道：「這次決難逃命的了。」君臣正在危急之際，天上忽然陰雲佈合，降下一場大雨，傾盆如注。但見雷霆電掣，玉地連高岸層霄，一漏泉雲霧黑遮山，忽隱雲時不見萬峯巔。那君臣八人也顧不得大雨，拚命爬上山去。那些番兵穿的多是皮靴，經了水，又兼山上砂滑，爬了一步，倒退了兩步，立脚不牢的，跌下來，跌死了無數。那雨越下個不住。粘罕道：「料他們逃不到那裏去。」且張起牛皮帳來遮蓋，等雨住了，再上去罷。再說那高宗君臣八人爬到了山頂平地，乃是一座靈官廟，又無廟祝，渾身溼透，且進殿躲過這大雨，再處做書的一枝筆，寫不得兩行字，一張口說不出來，層話且把高宗在靈官廟內之事暫擱一邊。且說那澶州岳元帥一日正坐公堂議事，探子報道：「兀朮五路進兵，杜充獻了長江金陵已失，君臣八人逃出在外，不知去向。」了元帥一聞此言，急得魂魄俱無，大叫一聲：「聖上吓要臣等何用？拔出腰間寶劍，就要自刎。」張顯施全二人急忙上前，一個攔腰抱住，一個扳住臂膊，叫聲：「元帥差矣。聖上逃難在外，不去保駕，反尋短見，豈是丈夫所爲？」岳爺道：「古語云：『君辱臣死。』至今不知那聖上蒙塵何處？爲臣子者，何以生爲？旁邊走過諸葛英道：『元帥不必愁煩，未將同公孫郎善能扶乩，請仙可知。』」君王逃在何處，我們就好去保駕了。」元帥拭淚，就命快排香案，祝拜通神。諸葛公孫二人在仙乩上扶出幾個字來道：「落日映紅澶，崔巍行路難。速展乾坤手，覓跡在高山。」元帥道：「這明明說是聖上在澶州二處山上，但不知在那一個山上？」叫我向何處去尋覓？便請過澶州總兵來道：「有煩貴鎮將相澶州二州山名盡數寫來，總兵就在下邊細細開明，送上。」元帥元帥就將山名做成圖紙，放在盒內，重排香案，再執清香，虔心禱告，願求神明指示。天子逃在何處，即拈着何山，祝畢拈起一

打開看時。却是牛頭山三字。元帥就命牛鼻兄弟。你可帶領五千人馬。同着總兵。速往牛頭山打探。我領大兵隨後即來。牛鼻得令。如飛而去。將到牛頭山。恰正是君臣爬山遇雨的時候。牛鼻軍士在山下也撐起帳篷等雨過了。而行軍士回報說。前面有番兵扎營。牛鼻道。既有番兵。君王必然在這山上了。請問總兵。從何處上山。總兵道。從荷葉嶺上去。却是大路。牛鼻領兵就從荷葉嶺上去。一馬當先跑上山來。那靈官廟內。君臣們走出偷看。見是牛鼻。便大叫。牛將軍。快來救駕。牛鼻跑到廟前下馬。進殿見了高宗。叩頭道。元帥聞知萬歲之事。幾乎自盡。幸得衆將救了。令牛鼻先來保駕。果然在這裏。就將身邊乾糧獻上。與高宗充飢。然後分付三軍。守住上山要路。那些番兵等雨住了。正要上山。忽見有宋兵把守。忙報知粘罕。粘罕就命人去催趨大兵。又着人望臨安一路迎報。兀朮領兵來。且把康王困住。不怕他插翅飛去。且說牛鼻就叫澶州總兵。回去保守澶州。速請元帥領兵來救駕。那總兵在路正迎。着元帥大兵。報說聖駕正在牛頭山。牛將軍請元帥速速上山。保駕。元帥聞得。飛奔上牛頭山來。牛鼻迎接。同至靈官廟朝見了高宗。奏道。微臣有失保駕。罪該萬死。高宗大哭道。奸臣誤國。卿有何罪。又把一路上受苦之事。細細說了一遍。又道。孤家因衣服濕透。此時身上發熱。如之奈何。衆臣正在商議。只見張保過來稟說。拿得一個奸細。聽候發落。岳爺道。帶他過來。張保一把提將過來。跪下。元帥看他。是個少年道童。便問。你是何人。敢來窺探。那人道。小人。是上山玉虛宮道童。聞得有兵馬在此。師父着小人來打探。望乞饒命。岳爺道。那玉虛宮可大麼。道童道。地方甚大。有三十六個房頭。岳爺道。你去說與住持知道。不必驚慌。有當今天子避難至此。因聖體不和。着你們收拾好房幾間。送聖上來。將養。道童得令。飛奔上去。報信。岳爺奏說。臣探得有玉虛宮。可以安住。請陛下上車。遂將軍糧車出空了。載了天子。衆大臣各揀一匹馬。騎着。衆將一齊送高宗來至宮前。早有住持率領三十六宮道士。跪着迎接。天子進了宮。十分喜悅。岳爺即將乾淨新衣。與高宗換了。衆臣請安已畢。只見走過一個老道士。奏道。當年梁山泊上神醫安道全。在本山藥王殿內安攝靜養。今聞聖體違和。乞聖上着來調治。可保聖躬無恙。高宗大悅。即命老道士去請來調治。朕躬自當封職。又有李綱奏道。乞於靈官殿。殿前搭起一臺。效當年漢高祖築臺拜將之事。拜封元帥並衆將官。好使他捨身為國。高宗准奏。遂令路金監督搭臺。次日高宗出宮。衆將迎駕上台。傳旨。封岳飛爲武昌開國公少保。統屬文武部尚書都督大元帥。岳飛謝恩畢。正要加封牛鼻等一班衆將。不道高宗一時頭暈。旨傳。朕病痊。再行封賞。衆將跪送回宮。次日早上。衆將到靈官殿前。只見掛着一張榜文。上寫着武昌開國公少保。統屬文武都督大元帥岳飛。爲曉諭事。照得本帥恭承王命。統屬六軍。共

行衆將必期掃金扶宋盡力王事。所有條約各宜知悉。聽點不到者斬。擅闖軍門者斬。聞鼓不進者斬。聞金不退者斬。私自開兵者斬。搶奪民財者斬。奸人妻女者斬。洩漏軍機者斬。臨陣反顧者斬。兵弁賭博者斬。妄言福禍者斬。不守法度者斬。天語喧嘩者斬。酗酒入營者斬。

大宋建炎 年 月 日 榜

張樹營門

那牛鼻聽見衆人在那裏一款一款念到後來兩條便道。胡說。大哥明明曉得我喜歡喫酒。是這樣高聲亂嚷的。却將這兩條事件寫在上邊稍停一會。待我闖一個轅門與他看看。他怎樣斬我。衆將齊至營前。只見張保傳出令來。元帥今日不升帳了。請將明日早上候令罷。衆將得令各自散去。牛鼻道。明早待我喫個大醉而來。看他怎樣。再說。元帥命張保去請湯懷。直至後營相見。岳爺道。請賢弟到來。非爲別事。今日所掛斬條上有兩件事。犯着牛兄弟的毛病。故此愚兄不升帳。發令之初。若不將他斬首。何以服衆。若准了法。又傷兄弟之情。賢弟可如此如此。方得無事。湯懷領令來到牛鼻帳中。見他正在喫酒。牛鼻道。湯二哥來得好。也來喫一杯。湯懷就坐下。喫了幾杯。便道。我有正事與你相商。牛鼻道。是什麼事。湯懷道。你道大哥今日爲何不升帳。打聽得他要差個人到相州去催糧。因山下有番兵阻住。無人敢去。爲此愁煩。不能升帳。我想我一人實不敢去。怎麼作個計較。幹得這件大功勞。特來與你商量。牛鼻道。諒這些小番兵怕他怎的。明日看我自去。湯懷道。既如此。明日你且休要喫酒。悄悄的來。不要被別人搶去頭功。牛鼻道。多謝你了。湯懷別了牛鼻。回營到了明日。元帥升帳。衆將參謁已畢。站立兩旁。聽令。湯懷見牛鼻低頭走進營來。暗暗歡喜。元帥道。三軍未發糧草先行。目今交兵之際。糧草要緊。但山下有番兵阻路。如何出得他的營盤。那一位大膽敢領本帥之令。前往相州催糧。話聲未絕。牛鼻上前道。末將敢去。元帥道。你的本事。怎能出得番營。牛鼻道。元帥休得長他人志氣。諒這些毛賊。怕他怎的。小將若出不得番營。愿納下這顆首級。元帥道。既如此。有令箭一枝。文書一封。限你四日。四夜到相州。小心前去。牛鼻得令。將文書藏在懷中。把令箭插在飛魚袋內。上馬提鎗。獨自一個跑下山來。正叫做。壯士一身已許國。此行那計吉和凶。離鋼四馬番營過。粘罕應教喫一驚。畢竟不知牛鼻此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解軍糧英雄歸宋室 下戰書福將進金營

三尺龍泉吐赤光。英雄萬載姓名芳。男兒要遂封侯志。烈烈轟轟做一場。

却說牛臯一馬跑到粘罕營前大叫一聲。快些讓路。好等老爺去催糧。就舞動雙鋼。蹣跚進來。逢了便打。衆番兵見他來得兇。慌忙報知粘罕道。山上有個黑灰。圍殺進營來。粘罕大怒。拿了溜金棍上馬來迎。剛剛碰着牛臯。被牛臯一連七八鞭。粘罕招架不住。往斜刺裏便走。却被牛臯衝出後營。到相州去了。粘罕回寨。叫小番收拾尸首。整頓營盤。一面再差人去催促各位王兄王弟。速到牛頭山來。圍住他。君臣再處。且說岳元帥這日升帳。探軍來報。山下有一枝番兵下寨。不多時。探子又來報說。又有一枝番兵下寨。一連報了四次。元帥想牛臯雖已蹣跚出番營。那糧草怎能上得山來。心下十分愁悶。再說牛臯。踹破番營。晝夜兼行。到了相州。一直到了節度使縣門下。馬大聲叫道。快些通報。就把那鋼在鼓上扑通的一下。把那鼓竟打破了。傳進內裏。知劉都院傳令牛臯進見。牛臯來至大堂。跪下道。劉爺快看文書。快看文書。劉世光看了文書道。牛臯差了你四日。如今只纔三日半。如何這般性急。且到耳房便飯。牛臯道。飯是自然要吃的。但糧草是要緊的。明早就要起身的了。劉爺道。這是朝廷大事。誰敢遲延。傳令準備糧草。至二更時分。俱已端正。一面點兵三千護送。劉爺一夜不曾睡着。剛剛天亮。牛臯早已上堂來見。劉爺催促。劉爺道。軍糧久已完備。有道表章。煩你帶去。外有書一封。候你家元帥的。牛臯收了表章書信。叩頭辭別。上馬便行。這日正行之間。忽然大雨下來。要尋個地方躲雨。望見前面一帶紅牆。必然是個廟宇。忙忙催動糧車。趕到紅牆邊一望。不是廟宇。却是王殿一座。牛臯也不管他。三十七一。命衆軍士把糧車推進殿內躲雨。却說這殿乃是汝南王鄭恩之後。鄭懷的賜第。那鄭懷生得身長丈二。使一條茶杯口粗的鐵棍。力大無比。善於步戰。當時有家將進內報說。不知何處軍馬。推着許多糧車。在殿上誼譁。躑躅。特來報知。鄭懷道。那有這樣事。先主御賜的地方。誰敢來躑躅。便提了大棍走到殿前。大喝道。何處野賊。敢來這裏討野火吃。牛臯見來得凶。只道是搶糧的。不問情由。舉鋼就打。鄭懷輪棍招架。不上四五個回合。被鄭懷攔鋼。只一把把牛臯擒住。走進裏邊廳上。叫家人綁了。推至面前。喝道。你是何方草寇。敢來躑躅王殿。牛臯大喝道。該死的狗囚。你眼又不睜。不見糧車上的旗號麼。我叫牛臯。奉岳元帥將令。催糧上牛頭山保駕。在此躲雨。你敢拿了我。可不該凌遲。鄭懷道。原來是牛將軍。你也該早說個明白。慌忙來解了綁。扶牛臯中間坐了。請罪道。小弟乃汝南王鄭恩後裔。名喚鄭懷。久慕將軍大名。今日應拜將軍爲兄。同上牛頭山保駕立功。未知允否。牛臯道。我本是不肯的。見你本事也好。還有些情重的。且取你爲弟罷。只是肚中飢了。且收拾些酒飯來我喫了。好同你去。鄭懷道。這個自然。就同牛臯對天結拜爲弟兄。分付家人整備酒飯。殺了兩頭牛。抬出十來罇酒。到殿上犒賞三軍。鄭懷一面收拾行李。

喫完酒飯，就同了牛鼻起身，且說那牛鼻來時，是夜走的，故此來得快。此時回去，有了糧車，須要晝行夜住，那能就到這日行至一座山旁，忽聽得一陣鑼聲，擁出五六百嘍囉，爲首一員少年，身騎白馬，手提銀鎗，白袍銀甲，頭帶銀盔，口中大叫：「會事的，留下糧車，放你過去。」牛鼻大怒，方欲出馬，鄭懷道：「不勞哥哥動手，待小弟去拿這廝來。」提棍上前，便打那英雄輪鎗，就刺大戰三十多合，不分勝負。牛鼻暗想：「我與鄭懷戰不上四五合，被他擒了，他兩個戰了三十多合，尚無勝敗，好個對手。」就拍馬上前，叫道：「你們且住手聽我說。」鄭懷架住了鎗道：「住着，俺哥哥有話講，講了再戰。」那將收了鎗道：「你有何話快快說來。」牛鼻道：「俺非別人，乃岳元帥的好友牛鼻。我看你年紀雖小，武藝倒好，目今用人之際，何不歸順朝廷，改邪歸正，豈不勝如此裏做強盜，那將聽了道：「原來是牛將軍，何不早說，遂棄鎗下馬道：「將軍若不見棄，願拜爲兄。」同往岳元帥麾下效用。牛鼻道：「這纔是好漢，但不知你姓甚名誰？」那將道：「小弟乃東正王之後，姓張名奎，因見朝廷奸臣亂國，故爾不願爲官，在此落草。牛鼻道：「既然如此，軍糧緊急，速即收拾同行。」張奎就請牛鼻二人上山，結爲兄弟。一面整備酒席，一面收拾糧草，合兵同行。又一日來到一個地方，軍士報說：「前面有四五千馬，紮住營盤，不知是何處兵馬。」特來報知。牛鼻吩咐也紮住營頭，差人探聽。不一時，軍士來報：「有一將在營前，聲聲要老爺送糧車。」牛鼻大怒，同了鄭懷、張奎出營，看那後生，生得身長八尺，頭帶金盔，身穿金甲，坐下青鬃馬，手提一桿藍金虎頭鎗，見了牛鼻，便喝道：「你可就是牛鼻麼？」牛鼻道：「老爺便是。你是什麼人，敢來阻我糧草？」那人道：「你休要問我，我只與你戰三百合，就放你過去。」鄭懷大怒，舉棍向前，便打。那將架開棍，一連幾鎗，打得鄭懷渾身是汗，氣喘吁吁。張奎把銀鎗一擺，上來助陣。兩個戰了二十餘合，牛鼻見二人招架不住，舉鎗也來助戰。三個戰一個，還不是那將的對手。正在慌張，那將托地把馬一提，跳出圈子外，叫聲且歇。三人收住了兵器，只是氣喘。那將下馬道：「小將非別，乃開平王之後，姓高名龍。當年，在桃花山保駕，有番兵一枝往山西而來，被小弟鎗挑了番將，殺敗了番兵，奪得金盔、金甲、金銀財帛幾車，留下至今。目下見朝廷被困牛頭山，奉母命前來保駕。今日幸得相會，特來獻獻武藝。」牛鼻大喜，叫聲：「好兄弟，你既有這般本事，就投我哥哥也好。」何不早說？當時就與高龍併了隊伍，在營中結爲兄弟，用了酒飯。高龍就在前頭開路，牛鼻同鄭懷、張奎押後，催兵前進。望牛頭山進發。且說兀朮大兵已到，粘罕接進，將張邦昌、王鐸的事說了一遍。兀朮道：「既是康王同岳南蠻在山上，某家只分兵困住此山，絕了他的糧餉，怕他不餓死。」遂分撥衆狼主、四方八處，紮住大營。六七十萬大兵，團團圍住牛頭山，水泄不通。岳爺聞報，好不心焦，且說牛鼻等在路非止一日，已到牛頭山，高龍望見番營連絡。

十餘里，便向牛鼻道。小弟在前，沖開營盤，兄長保住糧草，一齊殺入。牛鼻便叫鄭懷張奎左右輔翼，自己押後。高龍一馬當先，大叫高將軍來，踴躍也。拍馬挺鎗，沖入番營，遠者鎗挑，近者鞭打，如同砍瓜切菜一般。打開一條血路，左有張奎，右有鄭懷，兩條鎗棍，猶如雙龍攪海。牛鼻在後，邊舞動雙鋼，猶如猛虎搜山。那些番兵番將，那裏抵當得住，大喊一聲，四下裏各自逃生。兀兀忙差下四個元帥來，一個叫金花骨都，一個叫銀花骨都，一個銅花骨都，一個鐵花骨都。各使兵器，上前迎戰，被高龍一鎗，一個翻下馬去；第二鎗，一個跌下地來；第三鎗，一個送了命；再一鎗，一個胸前添了一個窟窿。後邊又來了一個黃臉番將，叫做金古涼，使一條狼牙棒打來，被高龍望番將心窩裏一鎗截透，一挑把個尸首直拋向半空之中去了。嚇得那番營中兵將，個個無魂，人人落魄。更兼鄭懷張奎兩條鎗棍，牛鼻一對鋼，翻江攪海一般，殺得尸如山積，血流成河。沖開十幾座營盤，往牛頭山而去。兀兀無奈，只得傳令收拾尸首，整頓營寨，不提。且說岳元帥悶坐帳中，探子來報道：金營內旗幟撩亂，喊殺連天，未知何故。岳元帥道：他見我們按兵不動，或是誘敵之計，可再去打聽。不一會，又有探子來報：牛將軍解糧已到了荷葉嶺，下了岳元帥舉手向天，道：真乃朝廷之福也。不一時，牛鼻進營，見過了元帥，將劉都爺本章並文書送上。岳爺道：糧草虧你解上山來，乃是第一個大功勞。吩咐上了功勞簿。牛鼻道：那裏是我的功勞，虧得新收三個兄弟，一個叫高龍，一個叫鄭懷，一個叫張奎。他三個人本事高強，沖開血路，保護糧草，方能上山。現在看守人馬糧草，在嶺上候令。岳爺道：既然如此，快請相見。牛鼻出營來，同了三人進來，參見畢。岳爺立起身道：三位將軍請起。遂問三人家世。高龍等細細說明。元帥道：既是藩王後裔，待本帥奏過聖上，封職便了。遂命將糧草收貯。自引三人來至玉虛宮內，朝見了高宗，將三人前來保薦之事奏明。高宗問李綱道：該封何職？李綱奏道：暫封他爲統制。待太平之日，再襲祖職。高宗依奏，封職三人一齊謝恩而退。一同元帥回營。牛鼻上來稟道：這三個兄弟，可與小將同住。岳爺應允，就將他三人帶來人馬，分隸部下。金銀財帛，送入後營，爲勞軍之用。事畢，擇日開兵，與兀兀打仗。當日無話。到了次日，元帥升帳，衆將站立兩旁聽令。元帥高聲問道：今糧草雖到，金兵困住我兵在此，恐一朝糧盡，不能接濟，必須與他大戰一場。殺退了番兵，奉天子回京。不知那位將軍敢到金營去下戰書？話聲未絕，早有牛鼻上前道：小將願往。元帥道：你昨日殺了他許多兵將，是他的仇人，如何去得？牛鼻道：除了我，再沒有別人敢去的。岳爺就叫張保替牛爺換了袍帽，張保就與牛鼻穿起冠帶來辭了元帥，竟自出營。岳爺不覺暗暗傷心，恐怕不

得生還。又有一班弟兄們俱來相送到半山。對牛皋道：「賢弟此去須要小心。言語切須要謹慎。牛皋道：「衆位哥哥，自古道教的言語不會說。有錢難買主張。大丈夫隨機應變，着什麼忙。做兄弟的，只有一事相託。承諸位兄弟結拜一場，倘或有些差處，只要看待這三個兄弟，猶如小弟一般。就足見感情了。衆兄弟聽了，含淚答道：「一體之事，何勞囑咐。但願古人天相，恕不遠送了。衆將各自回山。正是：公軍萬里困胡塵，勇士勤王不顧身。自古疾風知勁草，由來板蕩識忠臣。且說牛皋獨自一個下山，揩抹了淚痕，休要被番人看見。只道是我怕了死，再把自己身上衣服看看，倒也好笑。起來。我如今這般打扮，好像那城隍廟裏的判官。一馬跑至番營前，平章看見，喝道：「這是牛南蠻爲何如此打扮？牛皋道：「能文能武，方是男子漢。我今日來下戰書。是二主交接之正事。自然要文綳綳的打扮。煩你通報通報。平章不覺笑將起來。進帳裏報有牛南蠻來下戰書。兀朮道：「叫他進來。平章出馬叫道：「狼主，叫你進去。牛皋道：「這狗頭請字不放一個，叫我進來如此無禮。遂下馬，一直來至帳前。那些帳下之人，見牛皋這副嘴臉，這般打扮，無不掩着口笑。牛皋見了兀朮，道：「請下來見禮。兀朮大怒道：「某家是金朝太子，又是昌平王。你見了某家，也該下個全禮。怎麼反叫某家與你見禮。牛皋道：「什麼昌平王。我也曾做過公道大王。我今上奉天子聖旨，下奉元帥將令，來到此處。下書古人云：上邦卿相，即是下國諸侯。上邦天子，乃是下國大夫。我乃堂堂天子使臣，禮該賓主相見。怎肯屈膝於你。我牛皋豈是貪生怕死之徒，畏箭避刀之輩。若怕殺，也不敢來了。兀朮道：「這等說，倒是某家不是了。看你不出，倒是個不怕死的好漢。某家就下來與你相見。牛皋道：「好。這纔算個英雄。下次你在戰場上，要多戰幾合了。兀朮道：「牛將軍，某家有禮。牛皋道：「狼主，未將也有禮了。兀朮道：「將軍到此，何幹。牛皋道：「奉元帥將令，特來下戰書。兀朮接過看了，遂在後批着：「三日後決戰。付與牛皋。牛皋道：「我是難得來的。該請我一請。兀朮道：「該的遂叫平章同牛皋到營裏，酒飯。牛皋喫得大醉出來，謝了兀朮，出營上馬，轉身回牛頭山來。到了山上，衆人看見大喜，俱來迎接。說道：「牛兄弟辛苦了。牛皋道：「也沒有甚麼辛苦。承他請我喫酒飯，飯都喫不下，只喝了幾杯。酒來到大營，軍士報知元帥。元帥大喜，吩咐傳進牛皋進帳。見了元帥，將原書呈上。元帥叫軍政司記了牛皋功勞，回營將息。次日，元帥升帳，衆將參見已畢。元帥喚過王貴來，道：「本帥有令箭一枝，着你往番營去拿一口羊來。候本帥祭旗用。牛皋也領令而去。正叫做：天子三宣恩似海，將軍一令重如山。畢竟王貴牛皋怎生進得番營，去拿他的豬羊，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九回 祭帥旗奸臣代畜 挑華車勇士遭殃

報應休爭早與遲。天公暗裏有支持。不信且看奸巧誓。一做羊來一變豬。

却說王貴領令下山暗想。這個差使却難。那番營中有豬。也不肯賣與我。若是我去搶。他六七十萬人馬。那裏曉得他的。必藏在那裏。不要管他。我只捉個番兵上去。權當個豬。令看是如何。想定了主意。一馬來至營前。也不言語。兩手搖刀。冲進營中。那小番出其不意。被他一手撈翻一個。挾在腰間。拍馬出營。上荷葉嶺來。却好遇着牛鼻下山。看見王貴拿了一個番兵回來。牛鼻暗想。原來番兵當得豬的。難道就當不得羊。且不要被他得了頭功。待我割去他的豬頭。遂拔劍在手。迎上來道。王哥。你來得快快。王貴道。正是兩個說話之間。兩馬恰是交肩而過。牛鼻輕輕把劍在小番頸上一割。頭已落地。王貴還不得知。來到山上。諸葛英見了。便道。王兄為何拿這沒頭人來做什麼。王貴回頭一看。呀。這個頭被牛鼻割去了。就將尸首一丟。回馬復下山來。行至半路。只見牛鼻也捉了一個小番來了。牛鼻看見了王貴。就勒住馬。閃在旁邊。叫聲。王兄。請便。王貴道。世上也沒有你這樣狠心的人。你先要立功。怎麼把我拿的人割了頭去。牛鼻道。原是小弟不是。王哥把這一功讓了我罷。王貴拍馬而去。牛鼻來至大營前。叫家將把這羊綁了。牛鼻進帳裏道。奉令拿得一腔羊。繳令。元帥吩咐將羊收了。牛鼻道。這羊是會說話的。元帥道。不必多言。牛鼻暗暗好笑。出營去了。再說王貴復至番營。叫道。再拿一口豬來。輪刀冲進營去。小番圍將上來。廝殺。王貴勾開兵器。又早撈了一個。元帥聞報。拿了溜金棍上馬。領衆趕來。王貴已上了荷葉嶺去了。那裏追得着。王貴到了大營門首。將番兵綁了。進帳來見元帥。道。末將奉令拿得一豬在此。繳令。元帥叫張保收了。豬上了二人的功勞。次日元帥請聖駕至營。祭旗。衆大臣一齊保駕。離了玉虛宮。來到大營。元帥跪接進營。將小番殺了。當做豬羊。祭旗已畢。元帥奏請聖駕。明日上臺觀看。臣與兀朮交戰。請王元帥報功。李太師上功勞簿。天子准奏。蒙大曰保駕回玉虛宮。不表。再說兀朮在營中對軍師道。岳飛叫入下山。拿我營中兵去。當作福禮祭旗。可恨可惱。我如今也差人去拿他兩個。南蠻來祭旗。方洩我恨。軍師道。不可。若能到他山上去。拿得人來。這座山久已搶了。請狼主免降此旨罷。兀朮想道。軍師此言亦甚有理。這山如何上去得。我想張邦昌王鏐兩人。要他何用。不如將他當作福禮罷。遂傳令將二人拿下一面。準備豬羊祭禮。邀請各位王兄。王弟。同了軍師。參謀。左右丞相。大小元帥。衆平章等。一同祭旗。將張王二人殺了。請衆人同喫利市酒。他二人當初在武場對

天立誓道：如若欺君，日後在番邦變作豬羊，不意今日果有此報。那兀朮祭過了旗，正同衆將牛皮帳中喫酒。小番來報道：元帥哈鐵龍送鐵華車至營。兀朮傳令叫他帶領本部軍兵，在西南方上埋伏。哈元帥得令而去。次日兀朮自引大隊人馬來至山前搦戰。岳元帥調撥各將緊守要路，多設播木砲石。張奎專管戰陣兒郎，鄭懷單管鳴金士卒。高寵掌著三軍司命的大旗，只帶馬前張保、馬後王橫，自己坐馬提鎗，兩個下山來與兀朮交兵。只見金陣內旗門開處，兀朮出馬，叫聲：岳飛如今天下，山東、山西、湖廣、江西皆屬某家所管。爾衆兵不滿十餘萬，今被某家困住此山，諒爾糧草不足。正如釜中之魚，何不將康王獻出，歸順某家，不失封王之位。你意下如何？元帥大喝道：兀朮，你等不識人倫，囚天子於沙漠，追吾主於湖廣。本帥兵雖少，而將勇，若不殺盡爾等，誓不回師。大吼一聲，走馬上前，舉鎗便刺。兀朮大怒，提起金雀斧，大戰有十數個回合。那四面八方的番兵，吶喊連天，俱來搶牛頭山。當有衆將各路敵住。岳元帥記念着康王在山，恐驚了駕，挑開斧，虛幌一鎗，轉馬回山去了。那張奎見元帥回山，即便鳴金收軍，不道那高寵想道：元帥與兀朮交戰，沒有幾個回合，爲何即便回山？必是這個兀朮武藝高強，待我去試試。看是如何。便對張奎道：張哥，代我把這旗掌一掌。張奎拿旗在手，高寵上馬輪鎗，往旁邊下山去。兀朮正冲上山來，劈頭撞見高寵，劈面一鎗。兀朮拾斧招架，誰知鎗重招架不住，把頭一低，被高寵把鎗一拖，髮斷冠墜，嚇得兀朮魂不附體，回馬就走。高寵大喝一聲，隨後趕來，撞進番營。這一桿碗口粗的鎗，帶挑帶打，那些番兵番將人亡馬倒，死者不計其數。那高寵殺得高興，進東營出西營，如入無人之境，直殺得番兵叫苦連天，悲聲震地，看看殺到下午，一馬冲出番營，正要回山，望見西南角上有座番營，高寵想道：此處必是屯糧之所。常言道：糧乃兵家之性命，我不如就便去放把火，將他的糧燒個乾淨，絕了他的命根，豈不爲美？便拍馬輪鎗來到番營，挺着鎗冲將進去。小番慌忙報知哈元帥。哈鐵龍吩咐把鐵華車推出去，衆番兵得令，一片聲響，把鐵華車推來。高寵見了說道：這是什麼東西？就把鎗一挑，將一輛鐵華車挑過頭去。後面接連推來，高寵挑了十一輛，到得第十二輛高寵又是一鎗，誰知坐落那匹馬力盡筋疲，口吐鮮血，蹣蹣下來，把高寵掀翻在地。早被鐵華車碾得稀扁了。後人有詩吊之曰：爲國捐軀赴戰場，丹心可並日爭光。華車未破身先喪，可惜將軍馬不良。却說哈鐵龍拿了尸首去見兀朮道：這個南蠻，連挑十一輛鐵華車，真個是霸王重生，好生利害。兀朮吩咐哈元帥再去整備鐵華車，叫小番在營門口立一高竿，將高寵尸首吊起。此時岳爺正同衆將在山前打聽高寵下落，忽見番營門首吊起一個尸首來，牛鼻遠遠望見，叫聲：不好了，就拍馬冲下山去。那岳爺此時也不能禁止，忙令張立、張用、張保